

# 自然界的印印象

著那列·來裘  
註譯克維王

1313754 11



(82264.1)

大眾新讀物

大眾新讀物

1951年6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4,500元

(滬)1-5000

## 原著者裘來·列那小傳

裘來·列那 (Jules Renard 1864—1910) 是法國文學家；有時在巴黎，有時在他故鄉尼佛奈 (Nivernais)，過他謹嚴和謙遜的生活。著作小說若干種，其中以胡蘿蔔毛 (Poil de Carotte 1894) 為最普及，後又改編為劇本；又有故事及鄉野描寫的作品，其中以自然界的印象 (Histoires Naturelles 1896 及 1904) 為最著名。一九〇七年被推為龐古兒學院 (Académie des Goncourt) 院士。死在巴黎。他的生平日記出版於一九二五年。批評家說：「從他的著作胡蘿蔔毛及自然界的印象，足以顯示列那的觀察明銳，和文筆的樸實而自然」。

(注) 胡蘿蔔毛就是豪烈文譯的紅蘿蔔驕，圖文編印列在「西洋兒童小說」中。

# 目次

獵像者	一
母雞	三
雄雞	四
鴨	六
美洲火雞(母的)	七
非洲火雞(母的)	八
母鶴	九
鴿子	一
孔雀	二
天鵝	三
狗子	五
代代喜死了	六
貓兒	一九
奶牛	一九
白呂奈的死	二二
闡牛	二十四
公牛	二六
水蒼蠅	二八
母馬	二九
馬	三〇
驢子	三一
豬	三三
豬和珠子	三四
綿羊羣	三五

母山羊	三六	蜘蛛	四九
公山羊	三六	金龜子	五〇
家兔	三七	羣蟻	五
野兔	三九	螞蟻和鸚鵡	五一
蜥蜴	四二	蠍牛	五二
鼬鼠	四二	毛蟲	五三
蠶	四二	蚤	五四
蛇	四三	蝴蝶	五四
蚯蚓	四四	細腰蜂	五五
蛙	四五	蜻蜓	五五
蟾蜍	四五	松鼠	五六
雌蝗	四六	鼠	五六
蟋蟀	四八	猴子	五七
蜜蜂	四九	鹿	六〇

蝶虎魚	六一
梭子魚	六二
鯽	六三
漁人萬君	六三
圓中物語	六七
紅墨栗	六八
蝙蝠	六九
沒有鳥的籠子	七〇
黃雀	七一
金絲雀	七三
金翅雀的寧	七四
黃鳥	七五
麻雀	七六
燕子	七八
喜鵲	八〇
烏鵲	八一
鸚鵡	八二
百靈	八三
翠鳥	八四
麻	八五
鷗鴟	八六
山鶲	九四
樹的家族	九六
狩獵的閉幕	九七

# 自然界的印象

## 獵像者

他一早從床上起來，只在他的精神爽快、心境純潔、身體輕鬆（像着了夏衣）的日子出發。他不帶什麼糧食。他在路上呼吸新鮮空氣，嗅着有益衛生的氣味。他把他的獵鎗留在家裏，只要張開眼睛就夠了。眼睛就是一扇網，所有的影像自己都要落網的。

第一個被捕獲的影像就是一條路，那路顯示出他的骨骼（就是光滑的石子），和他的血管（就是車輪的痕迹），那路的兩旁是荆棘——其中很多小野李和桑子——編成的籬笆。

其次捕獲的影像是一條河流。她在彎曲的地方變爲白色了，她睡在楊柳下面。享受他的撫愛。如有一條魚轉身，在她的鏡子裏反映出來，像有人投進一枚銀幣似

的；如有細雨落着，水面就現出母雞的皮膚。

他取得動盪着的麥浪，動情的薰草，以及開着小溝的草地等影像。他在行路的時候，他看見或聽見一隻百靈，或一隻金鶯。

後來他進了樹林。他不知道他的感覺是這樣敏銳。他的鼻子陶醉在芳香裏了，但是他的耳朵還不漏掉很繁複的噪音，同時他的眼神經又和樹木的葉脈發生了聯繫。

不久，他受刺激太多了，他覺得不舒服，他覺得害怕，他要關閉他的官能，於是他離開樹林，遠遠地跟着那些取泥的陶工回到那農村。

在門外，他定睛看着太陽一方面，那時太陽已經在地平線下面，只留着一件發光的衣服了，——彩雲混亂地散佈着。

最後，他進了家，腦海充滿着，他熄滅了他的燈，在睡着以前，他歡喜很久地數着他所獲得的影像。

慢慢地那些影像隨意從他的回憶裏再生了。每一個影像喚醒了另一個，這些憧憬往來的影像沒有窮盡的時候，好比那鸚鵡在日裏被人家追逐，到晚上脫了危險，

可以自在地唱着，而且把那些田溝裏的孔穴都記起來一般。

(註)這篇可稱是本齋作者的開場白或序書，他把影像用文義的字詞記錄下來，和科學觀察的記錄不是一樣。(科學家求真，文藝家求真兼求美。)……靈陸香(Huernia)古名薰草，可佩在身上却沒氣，也可做奢華的食料。——鷄場(penitrix)體大如鳥，棲木地上，營巢土穴中，他的鳴聲有些像「行不得也哥哥」。

## 母雞

雞窠門一開的時候，她就雙腳並着跳了出來。

這是一隻普通母雞，裝飾平常，她從來沒有生過金蛋。

她被光線弄得眼花，狐疑不決地在場上走了幾步。

她最先看見的是一堆草灰，每天早晨她要在那裏玩一下。她在那裏匍匐，在那裏打滾，後來用力抖着翅膀，把全身的羽毛蓬起來，她把夜來的蚤虱抖落了。

於是她到一個平底盆子裏去喝水，這是最近一次的大雨把牠落滿了的。她的飲

料只有水。她一點一滴地喝，把頸根豎起來，立定在盆子的邊上。

後來她就在各處尋食，嫩草是她的食品，昆蟲和散失的穀粒也是。她這裏一啄，那裏一啄，沒有疲倦的時候。

有時，她停步來。豎起她頂着赤巾的頭，眼睛發光，胸部挺出，她用左耳和右耳輪流着細聽。後來，她知道一定沒有新事情發生，於是她又開始尋食了。

她的舉腳高，好像生着痛風症的人一般。她把腳爪張開，小心地踏下去，沒有聲音。人家要說她是赤着腳走路呢。

(註)痛風症(goutte)就是關節腫痛及筋肉腫痛，又叫做復麻黃斯(rheumatism)。

## 雄雞

每天早晨，跳下他棲息的樹幹，那雄雞便注視着：是否別的一隻常常在那裏？別的一隻常常在那教堂的鐘樓頂上。

那雄雞可以驕傲，因為他已戰勝所有地上的敵人了。——但是別的一隻是不能戰勝的敵人，因為及不到他那裏。

那雄雞一再啼着，他呼喊，他挑釁，他威嚇。——但是別的一隻依照時間回答，時間不到不回答。

那雄雞顯示他的壯麗，豎起他的羽毛，一部分是藍色，又一部分是銀色，這樣已經不算壞了。——但是別的一隻在蔚藍的天空裏發出金光。

那雄雞召集他的一羣母雞來，自己帶隊走在前面。看罷：她們都是他的，她們都愛他，她們都怕他。——但是別的一隻爲一羣燕子所鍾愛。

那雄雞生了嫉妒心，張翼舞爪要求一次決鬥。他的尾巴翹着，雞冠充血，藐視所有天空的雄雞。——但是別的一隻不怕面對着暴風，或是和清風玩着，對於地上雄雞的挑釁是掉頭不顧的。

於是那雄雞惱怒着直到大晚。

他的母雞們一隻一隻都進了窯。他獨自留着在那昏暗的場上，默默地剔除他的羽毛。——但是別的一隻還在那最後的陽光裏亮着，而且用他清脆的聲音，唱出那晚禱的時刻。

(註)羅馬教教堂，在下午暮三時從鐘樓敲鐘，以指示祈禱的時間。鐘樓頂裝有風向雞，隨風旋轉，同時鐘聲似乎也是雞唱出來的。

# 鴨

母鴨先走，兩腳踱步面行，到她所知道的泥水中去搜索。

公鴨跟着走。他雙翼的尖端交叉在背上，他也是兩腳踱步而行。

母鴨和公鴨默默地行着，好像有事赴約會一般。

母鴨先衝到泥濘的水裏，那裏浮着羽毛，葵穂，葡萄葉和草梗。她差不多要沒入水裏。她等候着，她準備着。

其次公鴨下了水。他把他華麗的制服浸在水裏。人家只看見他的綠頭和黑尾巴。母鴨和公鴨在那裏都覺得愉快。水是溫暖的，從來不乾枯，一陣暴雨就把池子灌滿了。

公鴨用他扁平的嘴輕咬母鴨的頸背。一時他振翼鼓動，但是那水太濃厚了，簡直不起波紋。水面立即平靜，反映出一角青天。

母鴨和公鴨浮在水面不動了。太陽晒着他們，使他們睡着了。人家經過那裏，

也不注意他們。擾亂他們清夢的只有從污水下面透出來的水泡兒。

有時他們睡着在關閉的大門前，兩個並肩伏在地上，好像是鄰人的一雙棉鞋。

## 美洲火雞（母的）

她在家禽飼養場中傲然而行，似乎她還是生在大革命前舊時代的模樣。

其他的家禽一天到晚只是忙着吃，不問什麼東西。至於她呢，除掉有定的幾餐外，總是忙着要好看。她的羽毛是上漿的，她的雙翼在地上畫着線紋，似乎這是表明她所走的路徑，並沒有到別處去。

她昂首而行，從來沒有看見過她自己的腳爪。

她不懷疑什麼人，在我接近她的時候，她意謂我是送禮物給她呢。她已經格魯地自鳴得意。

我對她道：「高貴的火雞，假如你是一隻鵝，我要用你的一根毛，替你寫一首韻詞，像從前蒲豐所做的一般。可惜你不遇是一隻火雞。」

我這幾句話似乎已經惱了她，因爲她的頭部充着血，垂在嘴前的一球葡萄也變了色。她突然嘆的一聲展開她像扇子的尾羽，於是這個老婦人把背脊轉向着我了。

(註)火雞(雄的 dindon，雌的 dinde)屬鳥類，鷄雞類；火雞是俗名，又名吐授雞，又名土耳其雞。此雞羽毛青銅色，或鎔金色，尾羽很大，可以展開像扇子。頭部裸出，青色，有紅色肉瘤，喉下垂紅色肉瘤，能變藍白色。此雞原產北美洲，棲息在森林裏，自十六世紀以來成爲家禽。蒲豐(Buffon 1707—1788)法國博物學家，又大著作家，從一七四九至一七八九年出版博物誌(Histoire naturelle……)一書，淺近通俗，許多人歡喜讀他。

## 非洲火雞(母的)

這是我飼養場中的駝子。她就是因爲這個隆起的背部而啞着。

所有的母雞都不和她說話，她突然衝到她們的隊伍裏去，使她們驚散。

後來她低着頭，傾着身體，她的瘦腳猛向前跑，她的硬嘴正衝在一隻美洲火雞展開着的尾羽裏面。

這個砸路的激怒了她。因此她的頭部變成藍色，她從早到晚怒着。她和別的家禽衝突並無目的，也許因為她想到她們都在譏笑她的形狀，她的頭部無毛，還有她的尾巴向下呢。

她不斷地叫出不和諧的聲音，好像一把利劍刺破了空氣一般。

有時她離開飼養場，不知到那裏去了。那時她讓其他的家禽有一個安靜的時候。但是她回來的時候更加瘋狂吵鬧。她甚至在地打滾。

你知道她方纔出去做了什麼？

原來她到田野間去生了一個蛋。

假如我歡喜，我可以找着那個蛋。

那個蛋在塵沙裏滾着，像一個肉瘤。

(註)非洲產火雞(雞的亞種)屬烏鵲、鷄鳥類。羽毛灰藍色，雜以白斑，頸項少毛或無毛，肉冠肉瘤有鮮紅的顏色。肉味鮮美。原產非洲，現在全球都飼養。此雞又名圭亞那(Guineas)雞，殊難。

## 母鵝

丁乃德想往巴黎去，像其他的村姑娘一般。但是她果真能單獨看守她的母鵝麼？

實在說，與其說她是帶領她們，不如說她是跟着她們。因為她手裏編織着，機械地跟着在隊伍的後面；她相信那隻土魯斯的母鵝是有人性的。

那隻土魯斯的母鵠知道路徑，沒有毒的草，還有應當歸家的時間。

她的勇敢就是稚鴨也不如她，她保護她的姊妹，抵抗惡作的狗。她的長頸搖擺着伸出去，和地面相平，以後又豎直起來；她就用這種戰鬪的姿勢來鎮定丁乃德的勇懼。等到一切平靜以後，她纔自鳴其勝利，她知道秩序的恢復是虧了她。她相信以後還要把事情做得好些。

有一天晚上，她離開她的村落，很遠地走在路上，她昂着頭，緊養毛。她逢着許多婦人，但是都不敢阻止她。她走得很快，使人怕她。

後來，丁乃德還是留在故鄉，不再那麼蠢，把所有的母鵠都一般看待，不再加以區別，於是土魯斯的母鵠到了巴黎。

(註)法國人所飼養的鵠大概有二種，一為普羅種，一為土魯斯 (Toulouse) 種。——村姑娘想往

都市過生活，這是一般的現象。但母鴿到了都市恐怕要入塵網了罷——

## 鴿子

他們有的在屋上作咕嚕咕嚕的聲音；他們有的從黑暗的地方飛出來，翻幾個筋斗，在陽光中閃耀着，又回到那黑暗的地方去；他們的領圈或有或無，像寶石指環；他們有的晚上睡在樹林裏，棲息在最高的橡樹枝上，這種奇異的果子，很有把樹枝壓斷的危險；他們有的兩隻交換表示敬意，而突然互相親着嘴；他們有的從遠方回來，帶着一封信，他們的飛行路線就是我們遠方朋友的思想路線。

所有這些鴿子，他們起初是好玩的，結果變爲乏味了。

他們不知道建造自己的巢，傳信鴿更是如此。

他們是終生不懂世務的；他們堅信着親嘴就可以生小孩子。

還有，他們的喉嚨裏似乎終有什麼欲吐不出的東西，這是他們遺傳的奇癖，長久下來也是叫人難於忍受的。